

新中國婦女小叢書



新中國婦女社出版

衣 裳

新中國婦女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在這本小冊子裏的三篇短篇小說，都是描寫在農村所發生的故事。“衣裳”是描寫農村婆媳關係轉變的故事，原來婆婆按老規矩當家，雖然媳婦勞動和工作都很好，却不給媳婦置一件新衣裳，後來由於婆婆認識了新社會的人不應“守着舊口想還不自覺”，改變了舊門第，自動地給媳婦扯了新衣裳，於是婆媳關係也搞好了。“兩姊妹”是通過姊妹兩人生活的對比，說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家事”的故事，是描寫一個婦女在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後，由於得到了集體主義的教育，而改變了她的自私、狹隘的思想，產生了愛社愛集體的新的道德品質，使家庭關係也和睦和團結了。

正是這本小冊子，它給讀者一個鮮明的印象：今天的農村，隨着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發展，人們的思想品質也不斷在成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日益改變，這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是極重要的，它啓示我們，加強對農村婦女的社會主義教育，是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互助組的一項重要工作。

新中國婦女社編輯出版（北京史家胡同二十五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73號

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004·787×1092 紙 1/32 1 3/4印張 32,000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6,400 定價：0.17 元

目 錄

衣裳	于良志 (1)
兩姊妹	吉慶齋 (26)
家事	郭烽明 (41)

衣 裳

于良志文 戴澤圖

今天，縣城裏要開物資交流大會，李秀珍和她的婆婆王大娘，一早就吃好了飯，準備去趕會。

秀珍拾掇完了鍋碗以後，就回到自己的屋裏準備換衣裳。可是，當她拉開櫃門一看，心裏涼了半截，她想：這穿什麼呀？翻翻這，掀掀那，只有一個藍花褂子，可是兩個肩膀上，都已經有了補綻，還有一條黑褲子，也已經褪成灰老鼠皮色，翻來覆去的看了半天還只有這兩件算好一點。她心裏一陣苦惱，便把衣裳放下，兩手托着櫃門呆住了。“今天去趕會，人家都一定穿的很好，自己打扮得這個破爛樣子，怎麼和人家站在一起呀？”想到這裏，她趕會的念頭，忽然動搖了；“沒有衣裳穿，也沒有錢花，這是去趕的什麼會呢？不去吧。”

“媳子！還沒穿好嗎？”王大娘從隔壁的屋裏向秀珍催起來。“你別磨磨唧唧的，趕緊快去望望裝車呀！”

秀珍磨了一聲，然後才想：自己真的能不去嗎？互助組裏的糧食，昨天還向國家預售一部分糧食，自己家裏也要去賣，個人家裏了東西不好而不去，這怎麼像回事呢？再說，今天互助組裏，要到會上去買一部雙輪雙鏟犁，全組裏的人都同意了，只有婆婆的思想還不大通，自己到會上，還要再動員動員婆婆，一定督促着買成，因為這對整個互助組裏的

生產，都有很大關係。想到這裏，她又振奮起精神來，穿上了她那一套衣裳，梳好了頭。

“裝車吧！您娘們家糊●好了沒有？”

秀珍一聽，互助組長劉大叔在街上招呼，便連忙回答說：“好啦。”隨後，她又跑出去，滿臉帶笑地向劉大叔說：“您老人家就能說，俺有什麼糊的呢！”劉大叔打量了秀珍一下，再沒言語，就裝車去了。

一剎那的功夫，他們就裝好了車。人來齊了，大家急着要走，姑娘們爭先的上了車，秀珍和玲玲等一夥年青人，都擠在前面一輛上，後面那輛，只剩下劉大叔自己。

“誰和我這老頭子坐在一起呀？”

劉大叔一邊招呼，一邊在查看着人數，這時才發覺，原來還拉下了王大娘。

王大娘這一會，可在家裏忙活開了。雖說王大娘只是一個中農家庭，但因人口



她拉開櫃門一看，心裏涼了半截。

少，這幾年生產得又好，所以她還是攢下了一個小箱底兒。她從箱裏拿出兩三套衣裳來，都是這幾年來才做的，黑的，她嫌穿上像個老烏鴉似的，太醜了；灰的，又嫌太素淨。她想：自己已歷是五十多歲

● 糊：即打扮得特別惹眼。

的人了，難得遇着趕個會，總得穿的像模像樣才好，所以，最後她終於決定，還是把她留着準備到親家家裏去的那套衣裳，拿出來穿了吧！她認為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往後的布樣也一天比一天多，不如穿了它，將來再置上一套更好的。

經劉大叔再三的招呼，王大娘才從屋裏搖搖晃晃地走出來。你看她打扮得，真像糊的紙人似的，上下穿着一身藍斜紋，髻上還插滿了金釵銀簪。等她走過來，前面那輛車已經走開了，她就和劉大叔坐在後面。



經劉大叔再三招呼，王大娘才搖搖晃晃走出來。

現時走在車前面的年青小伙子和車上的姑娘們都感到一種無比的愉快，因為他們本來是趕會，就像小孩子盼着過年一樣。現在再向這小路兩旁一望，啊！可愛的秋天，田野上還是這般綠油油的，早稻正在熟，已經空出了一片清淨的土地，只在田頭上，留下了一個個高大而整齊的草叢；剩下的殘秋作物，他們的葉子，已經被那早臨的薄霜，染上了紅、黃、綠，染着各種美麗的顏色，再被這初昇的太陽在東方一照，更顯得燦爛奪目。

前面那輛車上，老是歌聲飄盪，笑聲不息；可是後面這輛車上，却顯得極為冷靜和沉寂，只能聽見騾子走路的

“打、打”聲，和從車輪底下發出的 撲哧、撲哧 的聲響。

王大娘坐在車上，身子老是不知朝哪裏擺才好，她原來坐在車的前面，怕被梨筐磨壞了衣裳，所以又移到後面來，但現在又覺着車後滾騰起來的塵土太多，怕“沖”髒了衣裳，所以心還老是攔不下。劉大叔看出了王大娘的這個心思，便從嘴裏拔出烟袋，向她取笑的說：

“老嫂子！今天趕會，爲什麼偏穿這麼好的衣裳啊？又怕磨，又怕‘沖’，我看你快脫下來拿着吧，不然就把你愁壞了！”

王大娘由於節儉日子過慣了，心裏確是疼的慌。她說：

“看！你這老頭子就是會說，若是你的衣裳……”

沒等她說完，劉大叔又接上說：

“我的衣裳？我的衣裳可不要緊，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不然那些賣布的賣給誰呀？咳，老嫂子！穿吧，你要什麼樣的，到會上我領着你去買！”

“大兄弟，你說的是真的嗎？”王大娘把身子向前靠了靠，又很認真地說：“我今天賣了糧食；哦，你看……”她拍着身上的布兜，“這裏還帶着布票和錢呢，準備去多買點布，唉！娘們家好作什麼呢？還是你領着我們去買吧！”

“好！”劉大叔一邊在車把上磕着烟鍋，一邊又說：

“我看你也確實應該多買點布啦，老嫂子！”他轉回身來，用鞭桿指着車上的糧食，說：“你看，誰家生產出你這麼些糧食來呀？我若能娶上秀珍那樣一個兒媳婦——”他手摸着鬍子，嘆息了一聲。“可是我老頭子，沒有那大的福氣呀！在組裏，不，就在咱全村，一提起秀珍來，誰不挑大姆指頭呀！咱就說在莊稼地裏吧，耕、刨、鋤、割，放在哪裏都行。嘿！我看這樣的媳婦，老叫她穿綢緞——啊，不光這

個，反正什麼好叫她穿什麼，也保險不可惜！”

王大娘搖了搖頭，面色變得很不自然，吞吐地說：

“媳婦的衣裳，是每年過年給她買一套……”

劉大叔還故意裝作不知道的樣子，轉回頭來，愣愣地問：

“怎麼，每年就給她一套！”稍停一會，又接着說

“老嫂子，我看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你是軍屬，你的土地不用村裏給代耕，秀珍在村裏給你爭下多大的光榮，並且你的莊稼都還做得挺好。叫我看哪，啍……呱……若不靠她，你能賣餘糧。嘿！恐怕不向家裏糴着吃就是好的。”

王大娘一聽，從心裏不服。她認為秀珍能勞動，這個不假，自己也不能昧良心，可是自古以來，誰家媳婦還不管着做活呀，她覺着每年給媳婦買一套衣裳，也就滿够的了。就拿自己來比比吧，自從來到婆家的門上，一連二十多年，婆婆每年只給半斤棉花，叫自己紡線織布賺着穿，比如今，那可真是天上地下。想到這裏，她又伸着脖子、瞪着眼向劉大叔說：

“大兄弟！我看你說的不對，你看看如今的媳婦們，誰還有專門驢在家裏，不下地勞動的呀？”

“勞動是應該的。”劉大叔一邊打着響鞭一邊慢騰騰地說：“可是生產出來，得先有糧吃的，穿的呀！如今可不是從前啦——老封建社會裏，管什麼都聽在舊家人的手裏，不管媳婦穿，不給媳婦吃……”他頓了頓，嘆了口氣。

王大娘在那立刻變紅了臉，越發氣上心來。她把兩手交叉在胸前，皺着眉頭，嘴也張得像那瓢把子似的。

“我可不算誇口呀大兄弟！你在咱村裏南北街去訪一訪，若有一個說我這個當婆婆的不給媳婦吃，噢！不光吃的呀，就說穿的吧，你叫媳婦子自己說說，我那年瞎過她一套……”

“老嫂子，咱誰還沒從年青的時候過呀！”劉大叔却仍然笑着說：“秀珍現在正年輕，正是穿戴的時候；再說，她一年到頭在莊稼地裏，一套衣裳，又富什麼用呢？”

王大娘聽了劉大叔的話，心裏感到莫大的委屈，她想：若照着劉大叔這樣說，是要儘着媳婦的量穿的，那可怎麼行呢？一年若穿個四套五套的，那得多少錢呀？她覺着劉大叔有偏心，一點也不替她這個作婆婆的想一想，因此，她再也不想和他答腔了，只是自己在那裏搭着臉，一絲不動地坐着。

現時這車上，又沉默起來，除了劉大叔吆喝牲口的聲音以外，什麼動靜也沒有了。

可是，前面那輛車上，却像喜鵲吵窩似的，她們青年人湊在一起，嘴總是沒有閒着的時候。現時，她們都集中到一個叫玲玲的姑娘身上去了。這個說她穿那條藍底黑花的褲子俊，那個說她穿那件長袖、滾邊的褂子時興，還有說她所以打扮得這麼漂亮，是爲了在會上去和她的那個未婚夫見面。一說起這個來，七嘴八舌，大家的話可就說多了，把個玲玲說的，雖然心裏美的要命，但臉上可有點吃不住勁了。

在村裏，秀珍不但在工作，勞動和學習上，是常受團支部表揚的模範團員，就是和她們這一夥青年的關係上，也是再好也沒有了；因爲她很能體貼、幫助別人，所以大家也都很愛戴她，雖說她們都是青年團員，並且她的年齡，也並不比她們大些，可是在她們之中，都把她當個大姐姐似的；有什麼貼心的話兒，都愛和她說說，遇上什麼解不開的事兒，都愛叫她評講、評講。如今，玲玲在這種“寡不敵衆”的情況下，她的臉又很習慣的轉向了秀珍，希望秀珍能給她解圍。

然而，現時的秀珍，可與往常不同了。她那經常充滿笑容的臉上，如今也變得苦悲悲的，只是在那不言不語的低聲

頭，有時還喘幾口粗氣。

玲玲看了她這個表情，也在那呆住了，心想，秀珍今天這是怎麼的啦？她是不是因為互助組裏買犁的事，婆婆思想不通？又想，不能是，買犁這事，是她首先在互助組裏提出來的，她說婆婆思想不通，她保證動員好，並且昨天晚上她還說，婆婆的思想已經打通得差不多了，再說若是爲這事，她會提出來和大夥商議的。不是，她一定是有什麼更爲難的事啊！可是究竟是因爲什麼？叫人心裏困惑。

自從大家在車上，比較起穿的衣裳來以後，秀珍心裏又難受起來，論勞動，她確實不在別人的下手，可是人家都穿的花花綠綠，自己呢？她覺得這對了解情況的人，倒沒有什麼，可是叫這些趕會的人看見，一定要說這人兒準是勞動不好，看她穿的多麼破爛呀！想到這裏，她坐在那，從心裏覺得很不舒服。

玲玲仔細地端詳了秀珍的穿戴，便馬上埋怨起自己來：怎麼這樣傻呀！大家來趕會，都打扮的新嶄嶄，而她，只有她，却穿得這樣破爛。人不願穿好的那是假話，特別是秀珍，在平日，她是個各方面都要好的人，現在，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理由使她高興呢？

玲玲猜透了秀珍的心思以後，自己心裏也不由得感到一陣難過。她或者會同情秀珍，在以往爲這事兒，她也幫秀珍講過理，可是那個“老頑固婆子”，直到如今，仍不改正。想到這裏，她氣得要命，可是她又恨自己，現時就想不起一句管用的話，來對秀珍安慰一下。

停了一會，玲玲忽然叫起來：

“看哪！”她的手指着後面車上的王大娘，癡癡嘴說：“那是個什麼樣子呀！那大年紀了，光顧自己的打扮！嘿！

對這樣的人，我一看見就噁心的慌！

車急急的向前走着，大家都抬起頭來向後瞭望了一陣，可是因為走過一個高坡，一會兒，就看不見了。

“秀珍嫂，我看你也就太老實啦！”玲玲的火兒，直冲到頭頂，這時，她又提高嗓子說：“她滿腦子裏裝着石灰，還是老一套。你再也不用給家裏幹活，地主都打倒了，誰還有生產出來的東西，先儘着她用的！若輪在我頭上，我呀，我一天也和她過不上來！”

論脾氣，秀珍當然趕不上玲玲急躁，可是，若說起現在的心情來，那她還要比玲玲焦急得多。在平日裏，爲穿的沒和婆婆去爭吵過，她認爲等婆婆各方面都進步了，這個錯誤，也會改正的。可是今天趕會，使她受到了大的刺激，在氣頭上，她也真想撕破臉來和婆婆吵一頓，但再冷靜地想一想，自己是個青年團員，團裏經常告訴她說：對老年人的封建落後思想，是要用說理鬥爭的，不過鬥爭也要講方式，思想鬥爭，不能老是硬碰硬。因此，她對玲玲的心情，一方面表示了莫大的感激，但另一方面又示意她不要再說。

劉大叔這個人，雖然已經五十多歲了，可是還是一個年青人的脾氣，他好勝，好說笑。他看見前面的車將他們拉下，很不服氣，再加上這老一會兒，王大娘坐在那裏，像個啞巴似的，這樣的寂寞，他可受不了，所以趁着這上坡的時候，他吆喝着牲口，一股勁兒，就攆上了前面的車。這一來，可就出了問題，玲玲前面所說的那些話，全被王大娘聽見了。

王大娘火了，特別回想起在平常，爲這事兒，玲玲常惹她討厭，今日問：“不給俺秀珍嫂買套衣裳嗎？”明天催：

“你給她買了沒有？”再不就是說：“如今勞動最重要，俺秀珍嫂這麼能幹活，你得給她買好的穿呀！”再加上原來和

劉大叔生氣的底兒，所以這時把她氣的，滿身直打顫顫，臉上立刻青一陣紅一陣，那小髻上的頭釵，都在亂哆嗦。由着她的性兒，她想立時就把玲玲這死丫頭抓過來，臭罵她一頓，狠狠的撕她兩把，來消消心裏的火，但又苦於沒處下嘴。正在這個時候，從他們身邊飛跑過去了一匹拉車的大馬，引得他們這車上的騾子“啊哈、啊哈”的大叫起來。於是，王大娘可找到了出氣的方法，她手指着騾子，大聲的罵道：

“窮奪頭的你，就顯着你會啊啊，怎樣也不把舌頭給你爛掉，叫我老娘痛快痛快！”

玲玲一聽她這話，覺着滋味不對，再看看她向這車上瞅一眼，挖一眼的那個樣子，便準知這是罵自己，玲玲的性格可受不了這樣的侮辱，剎時，只氣得眼珠子向外冒火，但畢竟王大娘沒有指名點姓的罵，所以玲玲也不好一下拉到自己身上，便也只能說：

“要罵就罵，還要指雞罵狗幹什麼！”

王大娘那嘴，就像炒料豆子一樣，分不成個個的說：

“我的嘴，我愛罵什麼就罵什麼！誰也管不着！……”

玲玲又理直氣壯地說：

“我說的是事實，我沒撒謊，你管罵誰也罵不着我！”

王大娘的火兒更大了，又朝玲玲攻上來：

“個人好個人帶着，你爲什麼還嘮咕人家？就顯着你長的嘴嘛！”

玲玲當然更不服氣，便又反駁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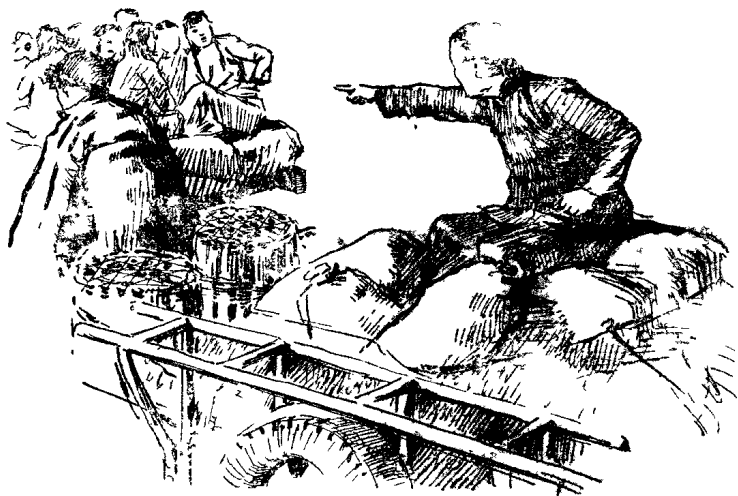
“怎麼，自己作下錯誤，還不讓人家說嗎？不管媳婦穿，就是不對麼！我覺着我說的還不够呢！”

看王大娘那樣子，恨不能一下跳到玲玲她們這車上來，這時，她把身子向前伸着說：

“我的媳婦，我愛怎的就怎的！”她唯恐別人聽不見，剛想再抬起身子來吵，誰知車子突然顛簸了一下，頓了她一個腚瓜兒[●]。她又說：“一家頂着一個小天，誰也當不了俺的家！”

王大娘吵的差點嚷破嗓子，可是玲玲也不怯陣，王大娘說一句，她也總回上一句。在這期間，秀珍曾幾次想說，但把話又嚥下去了，到這時，她覺着實在也忍耐不下去了，便向王大娘說：

“我看您不要再吵了吧！俺玲玲妹妹，說的也不是不對，按說誰勞動，誰就有權利享受；可是咱家裏，又有咱家裏的規矩，至於改不改這個規矩，這個以後慢慢再說，你還有什



王大娘的人兒更大了，又朝玲玲攻上來。

● 即頓了屁股一下。

麼吵的？”

可是王大娘怎麼能聽呢？在大家的勸說下，還是玲玲先住了聲。現在只剩下她自己在吵了。她覺着滿肚子委屈，特別回想起這幾年以來，她遇上這樣的事太多了，她覺着這好像都是人家故意來找她的彆扭。不用說別人，就說自己養的吧：兒子沒和她商議好，就參了軍，閨女，也沒取得她的完全同意，就自己找了個婆家。她的這些苦處，去找誰訴訴呢？她怎麼能不趁着這個機會，向外發洩呢？

眼看到會了，路上擠滿了人和各種車輛、牲畜及肩挑担子等，說笑、歡呼和歌唱，整個都是一個歡樂的氣氛，王大娘的吵聲，放在這裏，顯得很不調和，大概她也感覺到，實在不能再吵下去了，這時，她才沒滋淡味的停下啦。

大家都進了會場。哦！這是多麼熱鬧的場合呀！一時把大家弄得眼花撩亂，真不知先看什麼好了。這邊是農具市，上面擺着各式各樣的水車、犁耙和噴霧器等，還有一些，是他們叫不上名來的新農具。那邊就是玩具市，小孩要的泥人、小車、木刀和各種吹笛兒，無所不有。這裏一個舖兒，那裏一個攤子，地下擺的一溜兩行，空中掛的紅紅綠綠，五彩繽紛，還有只能聽見聲音，看不見東西的無線電廣播，這時正播送着“白毛女”裏“北風吹”的一段。他們經過了布疋店、日用雜貨市、瓜果市等等，才到達了收購糧食的地點。

那知道時候，在這等着挨號賣糧的人，已經排出有半里長的大隊伍，要輪到他們過磅時，至少也得一、兩個鐘頭，這樣的一個熱鬧地方，誰不想趁着這個空兒出去逛逛呀！但是總要留下一個人，在這看着大車和糧食，可是誰肯留在這裏呢？劉大叔說他馬上去賣大梨，年青小伙子和姑娘們的那股野性勁兒，他們雖然人還在這，但心早走了，各人都找

出許多藉口，說他（她）不應留在這兒。最後大家的意見，還是把王大娘留這兒照看一下，說她已經那麼大年紀了，坐了一路的車，也該有些累，以便在這兒歇息，歇息。可是大家轉回頭去，剛想和她商議，却看見她這時已經走出好幾步去了，聽說要叫她留在這兒，她提出堅決的反對，說她出去的事兒，管比誰的都重要。

在這看看糧食，本來是一件平常的小事，可是如今要叫誰留在這，誰都會感到是很大的不幸。秀珍已經和玲玲她們商量好去逛會，一看大家都不願留下，她便說

“大夥要走就走吧，我先留在這，停會再逛也不晚。”

人家都逛會去了。這裏只剩下秀珍自己。她坐在大車旁邊的一塊石台上，在那低着頭，隨手拾起一根小樹枝，在地上老是翻來覆去的畫着6字。她坐在那裏一聲不響，但腦子裏却像燒開的開水一樣沸騰起來了。

她回想起她在娘家的時候，媽媽只生她自己，全家人都很疼愛她，而她呢？不管作什麼，也總願意要個強，作出個好來，叫人家誇獎；後來在村裏也是這樣，不論上級下來了什麼工作，她總是跑在前頭，不過經歷的事情多了，也碰了一些釘子，這樣更鍛鍊了她，使她逐漸地克服了在年輕姑娘們身上所常常存在着的那種脆弱的缺點。她會記得，那時候有人說，女的一結了婚，就要落後，她不信，她說那要看自己的堅決性多大了，所以她過門後，在這長長的六年中，不論在家裏和在村裏，始終還保持着以往的樣子。在她的幫助下，女婿進步了，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在她的幫助下，婆婆的思想，也比她剛來時，改進了許多；可是，只是在這個衣裳問題上，婆婆還老是不開竅。若是別的事還好辦，可是爲了自己的衣裳，和婆婆爭吵起來，人家不了解情況的人，一

定會笑話；但是從娘家帶來的箱底兒，都已經穿光了，怎麼辦呢？抬頭看看來趕會的人，都穿得很好，低頭看看自己，心裏就像火燒的滋味，她覺着從心裏突然湧上了一股酸氣，眼睛裏也立刻充滿了淚水，她要哭——但是，她終於沒有哭出來，因為她又立刻想起了玲玲和劉大叔，想起了團支部經常對她的教育，想起了她的在軍隊上的那個人！

她的丈夫經常給她來信，告訴了她許多關於他們在部隊上怎樣和困難作鬥爭、戰勝困難的故事。她每逢看過信後，心裏都非常激動、興奮，可是如今，就遇上了這樣一點小困難，自己就想低頭，這怎麼能對得起自己的男人？更怎麼能對得起團支部和大家對她的幫助呢？

“只要耐心的幫助，婆婆還是可以進步的。”她又從以往婆婆身上，找出了好多事實來證明了她的這個想法。就拿買犁這件事兒來說吧，起初她回家一說，婆婆馬上拉下臉來，說：“什麼雙‘花犁’、單‘花犁’的，花那些錢咱沒地方出，再想想過去祖祖輩輩就使用它，怎麼忽然又要換新的！”她一口氣恨不得說出十個“不要”來，可是經秀珍慢慢說明新犁的好處，再算了算賬，自己十畝地，使用新犁耕種了，一畝地一年多打一成糧，自己所攤這部分買犁的錢就賺回來了，這時婆婆就透了口氣，說：“那就聽着到會上看看再說吧！”她覺着婆婆自己今後能繼續耐心地幫助她，婆婆也不會老停在那兒不進步。……秀珍在這裏低着頭，正想得入神的時候，忽然聽見後面有人喊她，回頭一看，原來是她的小姑和小姑的婆婆也來了。

再說劉大叔到特產收購公司，去賣了大犁以後，便挑着兩個空筐，急急忙忙地向後走。走到農具市，這地方的人兒很擁擠，他剛想轉彎，一抬頭看見了王大娘，被擠在那賣犁